東詩零言續編卷之八目錄

趙浚　李遲　金慕齋　諸沫
權近　金駟孫　李珉　朴瀰
李詹　金宗直　周世鵬　趙瑗
趙云仡　鄭希良　李英賢　申應榘
李[illegible]保　南趎　李退溪　李瀣
金宗瑞　成守琮　李彥忠　白光弘
金時習　申抃　朴淳　林悌
南孝溫　安處謹　李睟光　表廷光
世祖大王　趙安貞　尹月汀　崔大立
徐居正　成俔　趙重峯　鄭希僑

權石洲	申欽	尹宣擧	朴趾源
辛慶衍	張維	李晃夏	李德懋
車天輅	文可尚	肅宗大王	柳得恭
朴燁	鄭斗卿	尹景績	尹氏
鄭仁弘	宋尤庵	英宗大王	宋一英
金清陰	宋同春	南玉	
宋甲祚	俞市南	林配垕	
李榮元	李端夏	崔成大	
鄭瑄	申翊全	正宗大王	
崔鳴吉	金希振	嚴璹	

敬順浩麗壽終此語被
甄萱所弑者節景哀
王也
景哀王姓朴氏名魏
膺景明王弟在位
四年為甄萱所弑

東詩零言續編八

新羅

景哀王初王與美人遊鮑石亭奏繁華之曲、其詞曰、祇園實際兮二寺東、兩松相倚兮蘿洞中、回首一望兮花滿塢、細霧輕雲兮並朦朧、識者比之後庭花未幾為甄萱所弑 東史

崔致遠憲康王十一年自唐還同年顧雲賦孤雲篇贈之云、引風離海上、伴月到人間、徘徊不可從、漫々又東還、人曰十二乘舟渡海來、文章撼動中國、十八橫行戰詞苑、一箭射破金門策、致遠亦自叙云巫峽重峯之歲絲入云云 東史

甄萱本姓李後改為甄氏尚州加恩縣人幼時有虎乳之異眞聖王壬子叛據全州國號後百濟後為子神劒所囚逃降于高麗疽背死僭號凡四十五年

後百濟

甄萱據全州僭稱後百濟

甄萱四十四年即新羅敬順王九年乙未也三月萱子神劒幽其父於金山寺殺其弟金剛而自立時有童謠云可憐完山今全州兒失父涕漣洏未幾有此變東史

高麗

王子郁太祖第八子於成宗叔也烝景宗次妃皇甫氏有娠生子詢成宗怒流泗水縣(今泗川) 王謂郁曰叔犯大義故今暫謫外勿焦心使內侍諸高玄押送玄還郁贈詩曰聖主一言應不改可能終老漁磯成宗覽而憐之(詢後爲顯宗追尊郁爲安宗)

宣宗六年己巳九月遼使來賀王生日天元節宴遼使作賀聖詞以娛之詞曰露冷風高秋夜清月華明披香殿裡欲三更沸歌聲擾擾人生都似幻莫貪榮好將美醁滿金觥歡情

東史

鄭襲明(見上)倜儻奇偉力學能文嘗刻燭賦石竹花詩曰世愛牧

丹幼栽培滿浣中誰知荒草野亦有好花叢色透村塘月香
傳隴樹風地倆公子少嬌態禽田翁有大闕誦之睿宗驚曰
非狗監何以知相如之尚在耶即令補玉堂人謂四十字媒

東史

韓皦如宋徽宗大觀中為副使入宋館伴葉夢得也徽宗欲使
觀殿試新榜及上池宴留幾七十日韓脩謹許雅葉戲行至
占雲館而別皦如贈葉夢得玉帶云此唐古物其家世傳為
寶又於笏上書示一詩云泣涕汍瀾欲別離此生無復再來
期漫將寶帶陳深意莫忘思人見物時葉以麗使故事無解
挽例力辭之云熱河記 ○一名安仁甫晉仁朝官樞密事

文克謙見上明宗十九年己酉九月以平章事卒先時明宗作詩賜之曰一寸靈臺萬事侵惟將憂慮日加深短懷拙智一難斷白髮千莖已滿簪克謙和進曰年光荏苒暗相侵輔國恩量日漸深自顧君恩猶未報無情白髮已盈簪人謂二詩俱有衰謝之氣王終見廢克謙未幾卒蓋為詩讖且王其受制強臣不得自由之意溢於言外哀哉東史○諡忠肅公

李仁老見上嘗賦元宵御座燈籠一絕云風細不教燈燼落更長漸見玉蟲生須知一片丹心在欲補重瞳日月明明宗大加稱賞麗代文章此時為盛時人作翰林別曲有曰元淳俞升朝字文仁老詩公老李公老四六李正言奎報陳翰林澕雙韻走筆劉冲

一本作韓文俊事蹟
予嘗他撥覺

基對策閔光均經義良鏡(金良鏡)詩賦爲世歆艶如是(東史)

吳世材(見上)文樞密克謙門人也克謙當明宗鄭仲夫之亂爲王所重因宋有仁之嫉左貶司空左僕射克謙自此不受祿世服其廉性雅正少能文典州郡多惠政吳獻詩曰南蘇三郡俗東撫一州民世謂實錄(東史)

金坵(見上)扶寧人高宗時金仁鏡崔滋常奇其才崔沆雕圓覺經令坵跋之坵作詩譏之曰蜂歌蝶舞百花新摠是華藏寺裡珍終日啾啾說圓覺不如緘口過殘春沆怒曰謂我緘口耶遂左遷元宗時李藏用薦之拜右諫議坵之祖僧也不宜在臺閣以坵有才爲署告身(東史)

字節之癸酉
高宗庚寅卒七十八
少力學善屬文

金仁鏡高宗十五年戊子以翰林學士被謗貶尙州牧使故舊
無一人相送者惟門生餞于郊良鏡作詩謝之云一鞭幾畫
掃胡塵（將中軍禦東眞之冦）萬里南荒作逐臣玉筍門生多出餞感深
難禁淚沾巾（東史）○高麗每榜壯元設龍頭會一時艶羨金以
高才居榜眼官至宰相尙懷怏怏其儕有設龍頭會者金作
詩送之曰　聞道君家賓桂林渾是一枝春欲參高會慚
非分却恨當年第二人（遣閒錄）
琴儀本傳云儀諂事崔忠獻門生皇甫瓘作詩諷儀休官儀告
忠獻流瓘于島忠獻傳云高宗封忠獻妻宅主忠獻移入判
第宰相琹儀從之時人鄙之史云儀黷貨而今見涑譁筆記

云琴英烈未嘗至忠獻第忠獻不悅與忠獻諸子俱成釁隙末乃流于輝喬桐之禍據此則豈謡事者耶豈滋補閑集云英烈歸老門生獻壽瓘與公聯句有曰同年先後為元帥據此則瓘之流輩非儀譏之也金仁鏡哭儀詩身後清風千古鏡據此儀果黷貨而補之如是耶三人皆當時人而一代名流豈為阿好之言以此知麗史多誣也儀屢典貢舉多得名士世稱琴學士玉筍門生 東史 ○ 初名克儀奉化人明宗朝擢魁科歷神熙康至高宗時平章事致仕卒年七十八諡英烈

元宗時有知天文而拜太學博士能暴虎而為侍御醫者銓注之顚倒如此人嘲之曰占星太學博捉虎侍御醫 東史 ○ 高宗子諱

忠烈王問文壯佚駙當　仝

佚字日新在位十五年壽五十六

忠烈王五年選娼妓善歌舞者籍置宮中衣羅綺戴馬尾笠別作一隊稱男粧教以新聲詞曰三藏寺裏點燈去有社主兮執吾手儻此言兮出寺外謂上座兮是汝語又云有蛇含龍尾聞過太山岑萬人各一語斟酌在兩心 東史

李齊賢徃西蕃謁王過則天陵題詩云歐公信名儒筆削未免映郍將周餘分續我唐日月盖歐公列武后於唐紀中故耳 東史

郭麟清州人擢壯元直文翰署忠直有文章及忠烈王十八年將使日本以太僕尹金有成為宣諭使書状闕人皆規避麟

壬辰生
高宗乙卯文壯
忠烈丙戌入元道卒
五十五

曰事不辭難臣子之義何辭爲宰相聞之充書狀如日本日本留之不還二人存沒世不得聞按本傳云日本僧鉗公来言有成丁未七月五日病卒麟亦死權陽村詩邈矣墳上草西靡空離披世言鄭壯元墳在日本草皆西向故云 東史

郭預忠烈朝始權用士林稱得人善屬文書法瘦勁成一家體當時效之其在翰院每雨中跣足持傘獨至龍化池賞蓮賦詩云賞蓮三度到龍池翠蓋紅粧似舊時惟有看花玉堂客風情未減鬢如絲後人高其風致多詠其事 東史 ○清州人官至知密直司事奉使道卒 ○字先甲初名王府高宗時第忠烈時官文翰學士知密直

金龍劒忠烈朝近侍也時嬖臣李德孫爲慶尙道王旨使用別

一

初名吉甫字晦之元宗壬申文科都僉議贊成事忠烈乙巳卒章敬公清州人

字春叟丁亥生乙巳卒

監司民膏血以市寵龍鈎題騎壁云慶尚州道殘民血染出
德孫三品職德孫許王流之 東史
鄭瑎顗之孫掌銓注執法不阿忠烈王三十一年乙巳學士宴
王賜書簇瑎喜而展之其一聯云萬事不成身便死瑎色變
未幾卒 東史 ○官贊成 諡章敬
鄭仁卿初以舌人知名復以軍功顯按逆峯類說云鄭臣保以
宋員外郎國亡浮海來居于瑞山令瑞山之鄭出其裔也其
子仁卿幼時有詩曰胡塵漲宇宙萬里落孤臣何日乾坤正
重回趙氏春 東史 ○忠烈朝官中贊致仕
鄭可臣 日下舊聞載麗史列傳麗世子如元謁帝儒師鄭可臣

閭漬從行帝命俱入其後議征交趾石二人同議對稱旨於是授可臣翰林學士漬直學士帝召見世子于紫檀殿可臣從帝命坐見御案前有物大圓小銳色潔而貞高尺有五寸可受酒五斗云摩訶鉢國所進駱駝鳥卵也帝命世子觀之仍賜世子及從臣酒命可臣賦詩詩曰有卵大如甕中藏不老春願將千歲壽醼及海東人帝嘉之輟賜御羹按世子卽忠宣王璋可臣撰千秋金鑑錄漬撰本國編年綱目云○熱河記○字獻之羅州人高宗時第忠烈時官守司空諡文靖配忠宣廟

忠肅王時補勒寺僧獻異草以為靈芝史官韓宗愈以為聖德致此瑞王重秘之令文士賦詩有云更得仙人寄養術更和甘露種庭心蓋譏之也東史

安裕嘗題金海甘露寺詩曰日暖庭花藏淺綠夜深山月送微
明憂民未得湔塗炭欲向蒲團寄半生其憂世傷民之意溢
於詠物之餘 東史

一云安東人初名之美一名廷美忠宣賜名怡字悅心一字億之

金怡早有大志安裕見而奇之曰後當貴少爲都評議司椽吏
事雖鄙不憚識者異之忠烈十四年年二十四時偶宿華藏
寺夢王御殿羣臣擁衛祥雲掩冉王唱一句云青雲紫氣知
仙閣怡賡云綠髮清談是貴人王嘉嘆解衣衣之以此知其
貴顯久涖忠宣有負絏之勞終始一節 東史 ○ 春陽人忠肅朝官僉議中贊謚
匡定

字元老號百花菴元宗己巳生忠烈乙酉年十七文科政堂文學

李兆年有器局力學能文以敢言見憚每入見王聞履聲曰兆

直逕山
星山君癸未卒壽七十五文烈公配享忠恵廟

号蘭溪忠宣壬子生文科政堂文學文忠公配享崇義殿

尚州人忠烈朝第恭愍朝官直學士

年来実屛左右整容以俟嵜題星山今星州百花軒一絶云為報栽花更莫加数盈於百不須過雪梅霜菊清標外深紫浮紅也漫多其志操可見矣東史○星山人忠恵時官政堂文學致仕歸星山卒謚文烈年七十五○字元老忠烈時第配忠恵廟

金得培恭愍十一年壬寅春正月摠兵官鄭世雲大破紅頭賊収復京城時王避亂在福州今安東平章事金鏞忌其功矯旨使上元帥安祐殺世雲兵馬使金得培以謂不可安祐以金鏞意強之於是邀世雲擊殺之觀得培金海郡詩以功名於誇良可笑也其詩云来管盆城二十春當時父老半為塵自從書記為元帥屈指如余有幾人後又被金鏞所殺東史

恭愍庚子文科
大司成
吉安人

林樸恭愍十二年癸卯元主因高麗叛臣崔濡之譖廢王而立
忠宣王之子德興君德(曾爲僧入元改名塔思帖木兒)時德興在元王遣贊
成事李公遂表卞之林樸以書狀從焉元主強使從德興公
遂曰寧被髮入山決不從彼樸則曰若從僧王無異於婦人
之背夫元主嘉之德興除樸典理揔郎以誘之樸不受之作
詩書屛示其志詩云棄本滔滔逐末行恭山還似一毫輕投
鞭直欲橫江去嗜餠徒勞畫地成得筆舞時誰識破吹竽渾
處漫求葉莫將繪事迷人目我愛天然古石屛元學士危素
見之歎其志節及還黨附辛旽竟至謫死(東史○官典校令)
李穡詠貞觀詩云謂是囊中一物耳那知玄花落白羽盖謂太

宗東征時中箭傷目也傷目一事實爲中國之所耻不載史冊固其宜也而我東國乘野史俱無所錄文獻之無徵乃如是耶安市城主楊萬春出唐太宗東征記記聞

崔瑩臨刑曰我平生若有貪慾墓上生草不然則不生墓在今高陽郡東大慈山而禿赭人稱赤墳云卞季良詩云奮威光國髮星星學語街童盡識名一片壯心應不死千秋永與太山橫東史○恭愍朝官侍中辛昌立以罪斬年七十三本朝賜謚武愍

崔元道李遁村以文章著名嘗誹謗世事語干辛旽旽欲陰中之先生奉父逃竄閭同年崔元道居永川遂往投焉元道伏接甚厚三年不許出適先生父死元道備殯斂令塟於其母

墳側作詩贈之云慷慨傷時淚滴襟流離李愬遠幽陰漢山
迢遞雲烟沮羅峴盤田草樹深天占後先瑕馬鬣誰知君我
兩人心願言世世長如此須使交情利斷金其後崔氏漸微

李氏貴盛説者云客奪主氣也（慵齋叢話）

鮮于樞李月沙廷龜崇仁殿碑云馬韓末有虜孫三人曰親爲
韓氏曰平爲奇氏曰諒入龍崗烏石山後爲鮮于氏韻書曰
鮮于子姓周封箕子于朝鮮支子仲食采於于因氏鮮于綱
目云箕子封於朝鮮其子食采於于因姓鮮于元趙孟頫贈
鮮于樞詩云箕子之後多髯翁鮮于之爲箕子後豈不明矣

宇（記聞）

本朝

趙浚按古史薩水者高句麗紀漢光武伐樂浪以薩水南為漢東國通鑑以薩水北為漢云改南為北抑何故也隋氏東侵宇文述東濟薩水去平壤三十里又云述等遂還至薩水軍半濟高句麗自後擊之云則薩水在平壤之北而為今安州清川江信然矣麗史地誌清川江古稱薩水即乙支文德敗隋兵百萬之地是也趙公清川江詩云隋兵百萬化為魚則自麗時已然矣東史

權近古史檀君立於唐堯二十五載戊辰至商武丁八年甲子入阿斯達山即九月山為神在位一千十七年壽一千四十八云

安有一人壽千四十八而享國千餘年乎其説誣也權公八
覲天廷 太祖命賦詩以檀君爲題其詩曰傳世不知幾歷
年曾過千時以此詩爲是東史
李詹古史云高句麗東明王朱蒙墓在平壤南中和境龍山俗
號眞珠墓又云東明常乘麒麟馬奏事天上年至四十昇天
不返太子以所遺玉鞭葬於龍山麗史地誌云平壤多東明
古蹟若九梯宮麒麟窟朝天石之類是也李詹麒麟窟詩云
往事悠悠恠且神城東有窟號麒麟流傳足可供談笑過客
何煩辨僞眞者是矣若不指斥其失含糊説過歲漸遠而言
益實矣況此時平壤爲樂浪郡治東明何以得至此耶正史

未盡刊正可勝歎哉 東史

趙云仡諫院職諫諍無他聽訟折獄之事日以飲酒為事公之詩云一盃一盃復一盃大杯醉倒春風前正謂此也院中故事入直官未起寢院吏滿密呼椽吏拜謁及冠帶坐吏輩起擎油蜜果進呈餅品亦豊以鵝卵大盃行酒數巡而止齊坐日亦然 筆苑雜記

李瀣係 世宗三年丙子天使翰林院修撰陳鑑太常博士高潤來頒英宗復位詔陳鑑見畫蓮作詩云雙雙嬌玉似相親出水紅蓮更逼真名播頌聲緣有客愛從周後宜無人遠觀自可祛煩暑並立何曾染俗塵料得丹青知此意絕勝鵝鴨

惜比憐時朴延城元亨為儐使公為宗事代次云水鄉花鳥邀難親筆下移來巧奪真蓋落初開如欲語鵾鵠閑主不驚人濯泥淨色還無染冰雪高標迥脫塵玉署遊仙看不厭清儀馨德與相憐翰林大加稱賞　上謔鞍馬于天使高潤作却鳥詩曰漢文既是輕千里祖逖無心着一鞭徐四佳居正見之大怒曰豈朝鮮寡弱無一人分別是非敢作如是云 慵齋叢話

金宗瑞有一文士典南州者餞席有主家娼抱小兒者公贈詩曰襁褓孩兒骨格奇平生莫恨子生遲愛生必是終無已南去臨民念在茲 記聞 ○字國卿號節齋順天人 太宗乙酉文 文宗末命拜相 端宗朝死難後謚文

節

金時習洪氏總目云命彭吳治國內山川殊不知彭吳乃漢人而有此誤也漢書食貨誌彭吳開道通濊貊朝鮮置滄海郡即武帝時也梅月堂詩云貊國(春川)通道自彭吳是也(東史)

南孝溫古史云檀君入阿斯達山為神之說雖甚恠誕後世多有人死而尊以為神祀之者或是其類也耶秋江詩云檀君生我青邱衆教我彝倫浿水邊採藥阿斯今萬世至今人記戊辰年(檀君即位之年)前輩亦信其為神之說(東史)

世祖設拔英試命文官二品以下赴試金守溫以正憲居首上親製小詩曰求賢如渴一見如舊命羣臣即席和進(義話)

成化十七年卽
我成宗辛丑歲也

徐居正以吏議爲謝恩使赴京假着金帶而行人皆謂必拜二
品及還渡鴨江聞移拜禮議郎脫金帶還着銀帶醉賦詩云
曾聞橘渡淮爲枳未見金過水作作 筆苑
李暹以旌義縣監成化十七年閏漂到楊州極港寨守寨官張
昇差萬戶桑愷捉獲拘囚獄中有一巡檢言說放在西方寺
安歇備禦都指揮鄭大人見暹有布帆十幅不遇風之句知
其爲好人以賓朋相待云 崔錦南漂海錄
金馹孫 成宗癸卯以舊龍山廢寺改構爲弘文館讀書之所
賞賜宮醞以水精盃宣勸而遺之館官鍍金爲臺公銘之曰
清不溷虛能受德其物思勿負 勝覽

金宗直詠高麗惠宗詩曰濯錦江邊舅氏鄉興龍寺裡藹三光至今父老懷遺德簫鼓歡娛皺大王惠宗面有席紋别皺王詳見上惠宗下○輿地勝覽○新羅訥祗王時沙門墨胡子自高句麗至一善郡人毛禮家居窟室後不知所往炤智王時有僧阿道者亦至毛禮家貌如胡子未幾病死法興王十五年大行佛教世傳阿道嘗創寺說法桃李冬華故名山與寺曰桃李在今善山府佔俾齋詩云桃李山前桃李開墨胡已去道師來誰知赫赫新羅業終作毛公窟裡灰悲夫東史○刺舍方知詩云街頭喧誦河間傳閨裡悲謌楊白華舍方知者私賤也自幼為女服傳粉脂學剪製及長出入朝士家天順七年春憲

府風聞逮訊其所素私一尼尼曰渴道壯也令醫女班德驗之永順君濤河城尉鄭顯祖雜驗之皆女吾曰壯也當時中朝亦有此異鄭楊循吉蓬軒別記云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善女紅步而艾後襪不盈四寸諸富貴相薦引以教刺繡見男子輒羞避夜與從學者寢處謹鎖鑰人益信其嚴於自防一庠生某慕之乃使厥妻延寡至家潛窺其妻夜啓户如廁生遽入寡大呼生扼其吭強犯之則男子也送于官鞫之姓桑名翀年二十四憲宗以爲人妖寘諸極典熱河記

鄭希良燕山戊午謫義州謫中釀酒自飲不漉不壓名之曰混沌尚古也醉則輒鳴之以謌其謌曰我飲我濁我全我天我

乃師汝非聖非賢樂其樂者樂於心不知老之將至人孰知
余之樂是酒也 記聞
南趎十九登第官上典籍自幼多異蹟爲修鍊之學及遭己卯
士禍謫谷城仍家焉有雲冠紫衣一老釋終日對菴奴留一
日受書而還奴始以仲春入山及出山乃見野中穫稻棺問
之節九月初也及趎卒年三十舉柩甚輕家人啓視空棺而
題其內云滄海難尋珠去跡青山不見鶴飛痕村前耘田者
見南趎騎鶴冉冉在白雲中矣忠州進士南大有其傍孫也
執河記
成守琛聽松之第也己卯名人早擢科被削閑居有一絶云數

疊青山落市邊會城日暮散風烟幽居近竪人來少獨採黃花坐石田詠之可想其人晴窓軟語宜寧人字叔玉中宗己卯文李流以靜庵用私啓請拔去未仕年三十九宣廟追復號節春堂

申抃爲黃海都事時因梳頭見白髮喟然歎曰白髮幕下士餘生能幾許遂棄官歸砥平後辭達宰己宋祀連誣獄廢記聞字樂天避中宗小字改樂翁中宗乙亥文號櫄宇平山人

安處謹字稟荘一安詳與人交久而愈敬世人爲之語曰三珠曰眉勝諸兄左相瑭之子也與兄處謙處誠俱因宋祀連之誣獄殞于杖下瑭亦坐絞死記聞字靜夫庚戌生中宗己卯文官弘博順興人與兄處謙處誠同登賢良科世稱三珠

趙安貞承文院在平時監進文書日有宣醞公以校理口占曰
監進文書後提調各散田乾獐一口割宣醞而樽開呼大先
生飲請諸僚長來高靈鍾上下不覺玉山頹高靈鍾乃院中
古器容酒十八升相傳申叔舟所飲或云高靈地所產古事
今不見久矣 芝峯類說

成俔昭格署有三淸殿掌三淸星辰醮祭皆憑中朝道家之事
太一殿祀七星諸星其像皆被髮女容也三淸殿祀玉皇上
帝太上老君普化天尊梓潼諸君十餘位皆男像也其餘內
外諸壇設四海龍王神將冥府十王水府諸神也獻官皆白
衣烏巾致齋以禮服行祭祭奠諸果饌餠茶湯與酒百拜焚

香道流道道冠班斕星衣鳴磬二十四通然後兩人讀道經又書祝辭于青紙焚之其所為有同兒戲所入不貲余作詩曰南宮學士髮星星白服烏巾苦乞靈却怕朋儕爭指笑老君來禮老君庭（慵齋叢話）○（昭格署罷於中宗己卯）

金慕齋明錢受之（名益謙号牧齋）跋皇華集舉公之國內無民止一人之句以譏之然其實華鴻山察頌詔時所作偶也如廣野無邊水長天一點鴻野字寫得廣水字無傍為無邊天字寫得長鴻字打批為一點此所謂二字含意也故陪臣之遠接龍灣必抄選詞學之士為從事以備應卒而詔使在道必出此等意在困迫當時接伴諸人亦必預習此等遂以為例而非樂為者也

受之爲鴻山跋此集也沒其實而獨拈東人一句以爲噱笑
至戒以勿與酬唱悉能服東人之心乎 熱河記

李珉郎天諒子也 中廟潛邸進講孟子 中廟卽位時瞻原
從功一等授內需司別提不時賜酒者無數珉博極羣書老
而不倦送魚叔權赴燕詩云試向金臺勤問訊中朝亦有錮
人無 稗官雜記 ○字介叔

周世鵬 仁廟在殯諸臣會賓廳皆欲殺尹元老先行後聞右
尹李原吉 東皐浚慶 就政丞前言曰今時異於前日 大王大妃
在上豈可不稟而擅殺同氣乎宋圭庵麟壽怒形於色拍而
詬曰原吉此議吾不取也蓋圭庵剛大之氣責育莫能奪故

周愼齋詩云温如美玉一片潤勇似鐵騎三萬甲又云眼底乾坤猶是狹是補圭菴也記聞○字景游尙州人中宗壬午文官湖堂戶參號愼齋

李英賢嘗 明廟乙巳士林魚肉公時爲應敎元凶尹元衡任公以事公痛傷無辜就戮補疾不出者九年終不爲亂殺元衡等雖大惡顧公無釁可指故終免其螫嘗有詩云誰知天有眼一一見人情善惡幾微隱災祥感應明此可見公之大畧也墓誌○字希聖廣州人官參判中宗丁酉文

李退溪允齋答李靜伯書云名弘閏韓山人官左參贊曾聞允有行遣暗誦退陶詩恨不得相對大嗟也然雖同在網羅而豈可與朝夕就烹者同年語也退翁詩云一鳥辭林被網羅林間一鳥笑呵

呵那知復有張羅者掩取渠業可奈何此詩可以斷章矣時肅宗丁巳十一月二十一日尤齋在長鬐謫所故也○論高麗清平山人李資玄仁宗朝卒諡真樂曰生長閥閱風流冠絕亦嘗筮仕登顯要取青紫如拾地芥而乃能蟬蛻於濁穢之中鴻冥於萬物之表此有取渠於胥中安能如是史臣貶薄指謂貪鄙一何甚耶昔朴明逸晩節置田園尚論之士不過曰盛名難副而已安有如今史臣刻害過甚之論乎又過清平山有感詩曰歲東江盤棧道傾忽逢雲外出溪清至今人說廬山社是處君為谷口耕白日滿空餘素抱晴嵐無跡遣浮榮東韓隱逸誰能傳莫指微庇屛白衍宋史

李彦忠　明廟己未之後頻於内苑宴近臣命題詩閲武亭文臣製詩武臣射的副提學李彦忠詩云星流鵠面粉飄風御批而下當時諸作命各自寫稍軸入内鄭惟吉爲序 鯸鯖瑣語

朴淳　宣廟朝公爲大提學人謂不洽公嘗有石逕踈音宿鳥知之句詩人謂之云宿鳥亦能欺世目蓋譏其不稱也當時主文者皆老師宿儒朴之取譏固然而今之文衡者較諸朴又不趐天淵人才之汚下一至此哉 菊堂俳語

李睟光　闕内直宿將士以寅申巳亥相替而五衛將則分東西南北四所前期受點公贈衛將詩曰南北東西分四所寅申巳亥直三宵卽此也 記聞

尹月汀倡為古文辭朝鮮士大夫文章能具體裁者月汀之力也公之所纂雜錄中云癸酉以宗系奏請使赴京到瀋陽值兵部侍郎汪道昆操縱矣其後見弇州四部藁盛稱汪伯玉始知侍郎即近日文章大家若知其天下文章士則便當出坐路傍仰望眉宇而未及知至今為恨陳眉公雜錄云朝鮮使臣尹根壽與其子昭盛言其國尊慕王弇州汪南溟雖小兒皆全攫讀以詩見志曰大海雄風生紫瀾此弇州之句也齋名狎主有新安平生空抱執鞭願悵望南雲不可攀夫中原文獻之淵藪生於外國不如月汀之專心好之顛倒傾瀉未由自己其所以為東方開古文之門路豈無所由哉 清脾錄

趙重峯先生歿後金宇顒承召上京爲訪先生遺迹過沃川留一日邀金翁斎(字平叔號五者翁重峯門人)翁入見之金細問先生言行翁一一陳說最後誦先生新居上樑文一偉曰東方道統在石潭金失色曰汝式(先生字)尊栗谷至此之極耶(金五者翁傳)○公謫在嶺東驛遇監司巡行迎于磨天嶺上御其駕馬曰吾君以余有罪投畀驛店是欲以吾爲驛卒之後也何敢不爲監司不安於心下車同步至吉州地爲設一宴進酒肉重峯歌曰酒之澄兮誰人之淚耶肉之赤兮剜割誰人之心頭肉耶仍垂涕痛哭監司乃罷其宴野人相傳者如此未知是否尤齋曰朱子嘗以陳忠肅公繫麻鞋著布衣赴旬呈爲極當理

也以其欲免旬呈者為不受君命云而乃曰不受君命即不受天命也可乎盖重峯一生服從朱子之言行吾恐相傳非虛語也崔愼九庵語錄○松江為完伯時重峯為郡事松江好酣飲重峯每切責之松江不能改先生歎曰守令浚民膏血餙廚傳以媚其上為監司者不能以生民為念唯酣飲是事是奚異於飲赤子血耶及松江巡到康津與重峯坐聽潮樓是日賓客滿座松江擧盃屬重峯曰今日可飲乎公何固也重峯不答酒至重峯揮去曰烏用是赤子血為哉松江竟不能奪松江至海南訪人於村墅主人置酒松江賦詩曰傍人莫笑酩酊醉此酒應非赤子血盖指重峯也重峯遺事○先生自　宣

祖丙戌至己丑四年間連上萬言疏伸救栗谷牛溪又極言時政得失配吉州先生徒步二千餘里意氣自若春川府使權德輿瞰其行色歎曰眞鐵漢也蔡元定無以加矣先生伏闕時金南窓玄成聞其被竄追往不及以毛衣一襲贈之以詩曰一領羊裘寄遠行臨風只欲淚沾纓湘潭莫續懷沙賦重保餘生慰聖明遺事○先生與李潑元翁自少交親及其晩節李元翁與鄭賊汝立相親先生切加禁戒李以朋友無故不絶先生知其終無奈何自沃川徒步抵南平李家宿留數日多方譬諭李終不聽先生臨行抽刀割席題七絶以別落句曰我去君留各自修自此因絶遺事

諸沫壬辰之亂沫起義兵討倭所向克捷與郭再祐齊名南藥泉九萬以繡衣到星州夜聞先生棠得諸沫萬曆癸巳正月某日到任四月某日罷歸藥泉未聞我東諸氏頗恠之問於尹衡聖尹曰中原江淅間有諸氏沫之先嘗自中州東來云云此載藥泉集中以藥泉之博識猶不識百年內諸沫則其出於微賤可知雖立功如彼而名遂湮沒則安得不幽鬱而爲寃魂乎星州士人鄭錫儒未第時與本牧子弟同做功令衙後梅竹堂堂前又有支頤軒一日鄭獨步軒中時月甚明忽見烏帽茜袍者從篁竹間拂髯而來曰我本州舊牧使諸沫也本固城縣民當壬辰之亂擧兵討賊朝廷特除星州牧

使其熊海所營鼎津迎敵無不摧破而文撒泯沒史乘無傳
當時如鄭起龍諸人皆我之偏裨耳仍按腰間寶劍曰以此
嘗斬倭數將頷上我我有火紅跦鬚張動自吟曰山長雲共
去天迴月同孤又言墓在蒜原無子孫頹蕪不治云脩然長
揖而逝倏忽復入所聞既明共語嗟異時監司鄭益河聞之
致鄭錫儒詳聞之方伏閤于　朝適罷官未果則遂聞蒜原
設封塋域為置守冢二戶蒜倅魚史迪晝寢夢一官人來告
曰吾墓在治西幾里某卯某坐之兆巡營嘗命修君其留意
既覺異之其夕聞釗魚倅大為修治云諸沫同村野生前不
能識字故雖有殊蹟無以自著其精魄鬱而不散顯靈如此

又能詠詩可異也 熱河記

朴瀰明詩綜載余五世祖錦陽君大同館題壁一絶云高句麗起漢鴻嘉宮殿遺墟草樹遮惆悵乙支文德死國亡非為後庭花高句麗起非在鴻嘉乃漢元帝建昭二年也成帝鴻嘉三年卽百濟始祖高温祚都稷山時也先祖偶失點檢而俞式韓球堂錄引日知錄周秉史所證以辨此詩鴻嘉之誤中州之士勤於考據以為博雅類此 熱河記 ○ 宣祖駙馬錦陽都尉

趙瑗號雲江詩如晩唐其別院卽事云庭院微風燕影低梨花芳塢鶯顛啼墻頭落日宜春晩撩亂飄紅杏苑西其江行云江上誰家碧玉欄美人春恨鎖眉端低頭欲共仙郎語無賴

輕舟下急灘其小室李氏宗室斎也號玉峯有詩三十餘篇而十一篇見錄於列朝詩集其中寶淺灘詩桃花高浪幾尺許銀石没頂不知處兩兩鸕鷀失舊磯啣魚飛入菰蒲去此則載於佔畢集其斑竹怨𢘽蓮曲載於蓀谷集其秋恨詩要覺羅衾一半空之句載於蘭雪集此十一篇中也其外妾身非織女郎豈是牽牛載於詩學大成閨人志慮甚淺𤩹見未廣故往往以古人詩集為枕寶帳秘單竟敗露於慧眼蘭雪許氏為錢虞山柳如是所摘發真贓狼藉幾無餘地可謂制竊者之炯戒 清脾錄

申應榘附李潑潑以為賢於其師溪牛啓出六品除稷山縣監長貧

子（牛溪門人 尹春獻）以詩餞之曰橫帶銅章意氣豪割鷄將見試牛刀民猶赤子宜思保吏亦蒼生豈偏勞學造中庸優士望名全終始合天壤坡山舊跡今如夢此日臨岐更鬱陶 仁祖友正後 鄭畸翁（名弘溟 松江子）遇申正浣（應榘子）於人家因論舊事申正有侵鄭之語蓋申（應榘）甚不悅松江常請蹤於牛溪故如是矣畸翁不答只誦橫佩銅章意氣豪一句申正郎走人皆以爲楚國失矣齊亦未爲得也後申見李瀣背牛溪竟絶之云

記聞○（宣祖朝官 廣州府尹）

李遴 宣廟三十五年政院啓曰前參議李遴有老母姓蔡氏年九十九聖人之治當有老老之典 上學賜之明年正月

上曰李遵世今年百歲自今賜廩饒有常加爵其子以賞之進嘉善京城爲之謠曰世以子貴子以母貴遐遐壽母公伯其子時之卿大夫承養者十家晉興君姜紳錦溪君尹判書暾韓參判浚謙洪中樞履祥南參判李中樞晉昌君姜絪驪興君尹參知權少正姜翊衛李中部凡十三人明年四月大合宴上壽名曰慶壽宴 記言 新平人 ○

白光弘號歧峯在西關溺於花酒竟以此死關西曲行于世其後崔孤竹慶昌宦遊西路贈白所眄妓曰淇水烟花依舊色綾羅芳草至今春仙郎去後無消息一曲關西淚滿巾一時傳誦 晴窓軟語

林悌嘗見少年輩處花之遊戲題云鼎冠撑石小溪邊白粉清油煮杜鵑雙箸挾來香滿口一年春色腹中傳 記聞

表廷老舌人父憲也萬曆間天使乃南方名士自負文章謂東國無敵及到宴策站食銀杏曰銀杏甲中藏碧玉令請遠接使續對廷老即前書進曰石榴皮裏點朱砂天使大驚曰通官如是僕使尤不可輕視其後他使來 上接宴聞其好飲遂以巨觥請曰一盃一盃復一盃天使曰兩人對酌山花開其於無花何廷老以御前通事指揷花曰簪花勝山花天使悅其捷對 上特賜鞍馬廷老中年資級已踰其父合居訓上之任而父子不可同廳故設別遞兒以居之堂上別遞兒

上之任而父子不可同廳故設別遣兒以居之堂上別遣兒

自述先始 記聞

崔大立舌人也以伴送使差備還到安州價使與道內守令賦詩大立詩曰誰設關防兒戲如清川水濁鬻塵餘若教古事如今事未信清兵此化魚滿座稱嘆 通文館志 號蒼崖

鄭希僑舌人也詠史云運去岐周鳳鳥飛六雄斗後入秦威共戈觸火金人出宮闕磨雲石椰稀萬里等城龍虎起三山採藥鯨魚歸傳才二世天已促未信殺亟作帝畿人皆傳誦 通文館志

權石洲花齋與宋國龜士元書云承求死不死之教如我欲生

而將不得生何其正相反也偶見石洲我欲死詩云生無叛苦死奚爲苦辛到骨猶願生豈我兩人之謂耶然我之欲生無他屋子有度世之願而千五百年後惟晦翁知其意此豈易與俗人言哉 記聞

辛慶衍年十二自白川抵京路遇天使驛子奪辛所騎辛寃甚反天使畫傳訴之天使異其姿貌玉潔指路上長丞曰爾能賦此當畀汝騎辛請韻卽對曰楚伯千秋尙有靈渡江無面只存形當年恨失陰陵道長向行人指去程天使大驚厚贈以文房珍品此作以無名氏載於明詩綜辛光海時登第官平安兵馬評事時西邊有事九渡淸川江仍卒于官世著靈

蹟其後數十年辛之友人某遇辛於關西道中呼以字道故如平昔遂托以子孫貧甚吾有遺物不能傳之寶刃及玉圈在屋樑上家人無知者君幸傳之友人大異之歸即語其子孫共驗屋樑得刃及玉圈一雙云 熱河記

車天輅者自其父軾世有文才天輅尤絶倫長篇大作衮衮不竭足為詞壇之雄如風外怒聲聞渤海雪中愁色見陰山之句膾炙人口而為人輕佻無賴受舉子賂物借述場屋得第者甚多晩與李爾瞻附權奸代其子製作且上疏傳會時議人皆憤之未幾病死才之不足論如此古人云文章一小技其信哉 晴窓軟談

朴燁於光海癸亥為箕伯上元夜與詩人卞獻等乘月法水橋上醉中吟曰一代関西伯千年法水橋只應今夜月終作可憐宵辭意悽惋人謂絶命之兆矣 反正後正刑(逸史奇聞)

鄭文弘光海時以儒相退居陜川望重一時當爾瞻力主廢母之論也鄭桐溪上疏力陳不可仁弘反上可廢之疏時仁弘子為便養作寧星山有人粘無名詩于仁弘之門曰千古綱常輝遠筆百年宗社爾瞻拳丞相欺秦當萬死李由何事又三川輝遠即桐溪字也仁弘見之驚駭曰吾不得令終矣嶺南老儒親見而傳之如是(公私見聞錄)

金清陰先翁答金谷雲(清陰之孫)書云丁丑遑說誠不忍見似不可

不載錄以著薰蕕之異臭而方清陰與崔相鳴吉事修清陰年譜故云勞其說話醜惡無比至於 聖教則尤難容議此甚難矣今聞其後承崔相子孫以老先生清陰此來酬唱中四勝正在斷頓釋百年疑等句為末年老先生審其本心而容許之實跡此則非外人之所敢知鄙意以為此相晚年密奏 皇朝事頗可以自讀而老先生之所執亦因以少伸焉則士論亦不可全沒其實狀須於譜中兩存前後事以著功罪似是史家之公筆未知如何

記聞○尤齋呈詩以寓宗仰之誠清陰和之云有美人如玉三山地一邊好賢辭受緊秉道任障川喜遇東陽過思論太極綸臨分更惆悵世事日蕭然又云黃河不見清鳳鳥不聞鳴

掩世傳今日懷賢寄遠情微言絶洙泗古樂杳咸韺誰識龍門士胄中有太平又高人栖遁處水際復雲邊夢去穿深峽書來出沃川婺源追正脉羲象玩遺編吾道遭廻日期君更廓然淸滄寄詩有曰聊次來韻以謝雅意以此觀之鳴字韻想亦先生原韻而今佚不傳矣九齋年譜○光海丁巳通信使吳允謙朴澤李景稷將還倭贈遺累千金吳公只神一柚子至釜山授海李公受寶釖求得佩來亦鮮而授海矣初供米甚優一行例用外爲市易李公一切禁之旣發庭積如山殊俗欽歎先生以詩勞之曰陸賈黃金鄙滿車云云李景稷行狀

宋甲祚八松尹煌挽睡翁曰云云二百人中獨一人盖以司馬

放榜時公獨拜西宮事也尹極背師門之後誣睡翁曰大北云云尹鳳九江上問答曰遂菴曰極之誣睡翁決是不忍爲之事余有所聞金仲和(農巖)來倅此邑也(清風)此邑徐姓人即尼尹之妻娚也爲見其妹往尼、尹會話以尤翁爲大北之子徐姓人来問仲和(徐與仲和有旅誼)徐生不識字元不知此等說話脉只聞其言驚怪来問者也其言之出於尼尹則的實矣睡翁當時放榜以出疏収押睡翁奮然援筆而起終不着名二百人中七人一即沈相之源也獨拜 西宮(仁穆大妃在西宮時睡翁)一人而已大北輩偽着其名至今名留禁府云 反正後仁穆大妃知獨拜事必欲引用睡翁恐其自宮掖媒進即遠

去湖左一代莫不嘉尚 仁廟時沈相除清顯有司以名在
其疏枳之者 仁祖曰以名在其疏枳此人則如宋甲祚亦
謂之大北李益引而證之也其後同春陳白 孝廟贈職極
豈不聞知而忍以不忍加之言加之乎尤翁聞此說疏引此
挽以證之其後極也見此曰此印行之書耶其意似若以此
詩爲非八松之詩者然此則尤所不忍之言也○尤庵年譜○字元
裕號睡翁光海丁巳中司馬而試獨爲謝恩於大妃所御西宮 仁廟特拜齋郎官至奉事後贈領相景獻公
李榮元倜儻豪爽不以俗自累與權石洲任踈庵友善爲清歎
契清陰先生兄第亦推重沙溪先生勉以儒學 仁祖卽
位羣賢滿朝鷹公行誼朝家將大用而公歿享年五十九趙玄

谷繡韓撓詩曰河清會待調元手其奈箕精掩海東觀此槩

知公也墓表（○）字子善咸平人號龍溪處士後贈攻吉

鄭塇年二十三遭倭亂倫荒南土卜築懷德杜門不出 仁祖

反正仍故言自廢年七十二卒公慕陶徵士淵明大書北窓

清風以揭崇自言君子遯世無悶有詩云崇禎垂十載東海

有遺民江山自從古日月此何辰後贈察訪以寄還賊兄弟

爭死故朝廷褒之墓表（○）字君玉溫陽人號普查處士又號旅窩又稱耻庵

崔鳴吉 仁祖庚辰朝家以計塞通皇明虜覺之執崔以去崔

有詩云我雖不殺三學士中夜思之心自驚天道由來好回

還白頭今日又西行崔若於此時見殺則庶可少贖其罪而

竟至無恙豈天意於彼此之間要有所抑揚耶三學士傳○韓弘

祚江上問答曰遂菴曰君曾聞尤菴說三臣傳曲折乎曰未

之聞也曰崔相子後亮得見三臣傳乃曰吾父丙子主和事

則後人之論斷雖罔極吾何敢疾怨乎但以其時吾父不爲

之事爲吾父之事則實爲崩隕也至如三臣傳有曰送吳尹

二臣於虜中之際吾父與吳尹俱往陽坡謂吳尹曰君等若

如吾言則可以得生吳尹曰何謂吾父曰君等多引向時斥

和之臣則彼虜不能盡誅君等可以得生吳尹曰不可豈以

吾兩人之圖生盡陷他人於不測之地乎云云此則實無之

事也何以明其然也其時白沙之孫子箕男以體察使幕下

目睹其事其言曰吾以體察稟命事在 御前時崔判方押
卒二臣同往虜中 上曰予於食後當引見二臣而送之崔
判曰虜之催促甚急如欲引見而送之則臣當先往以聽其
言 上曰諾崔判遂於朝前即往虜中二臣則食後果引見只
使軍官押送云云以此觀之則所謂俱在陽坡者豈非誤錄
乎尤菴聞之曰此匪吾親見而記之蓋在於三臣本家所錄
故載之矣果非實事則豈不刪乎遂見李箕男而問之則所
對如一於是遂刪去陽坡一段時尤菴寓在驪州後亮方宰
清風余以書通其事於清風後亮大喜遂乘舟來謁尤菴稱
謝不已又請改一段此即崔相反接二臣至虜營虜大喜曰

若非汝則何以得此罪人遂大賞崔相崔相受之之事也尤庵曰此事亦有如陽坡之證左則可以改矣不然則不敢改也又請改一段即崔相被執往虜時有一絶云我雖不殺三學士之句也上見尤庵曰然則此非先相公所作乎後亮曰詩則先人之詩矣尤庵曰然則不敢改矣終不改所請二段後亮雖未盡遂所請而乃曰鄙家受賜於先生多矣鄙家子孫豈敢違門下云云其後子孫乃卒如彼矣

中欽王遠過楊州市曰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余每過關西輒思此詩到咸從適有習樂者題一絶云妓謝寥寥絃管塵繁華細柳不

勝春傷心欲問昇平橐誰是梨園第一人亦此意也時窓軟語○

宣廟命諸儒臣譯解周易一時名官不問能通不能通或有不識八卦方位者皆與焉各持所見終無以啓蒙肯綮閱數歲始成書校進局轂特賜宣醞極歡而罷諸與宴者上謝箋圖繪以記盛事余見其書則其不必改而改當改而不改者難以縷擧易是何等書而乃令冥行擿埴者擅改於立談耶余偶占一絶云未見聖人心焉知聖人事安得洗心人與之論時義非敢輕一世聊識余所存也仝上○余逐而東也作詩有句云孟德豈能容北海幼安還欲老遼東未久閱東坡集乃坡翁全句喜其暗合仍存而不改永正錄○余經世變既多

不欲觀前史盖前史所載治日少而亂日多見之只疚懷而已嘗有詩云書到會心惟有易時論上世不言湯此余所存也山中獨言

張維玉堂舊有大石硯藏于藏書閣每值文衡入玉堂科次諸學士課作則出而用之而已南家主文別作一大硯如玉堂硯置諸家及遞傳于李符其後歷數人硯留符家及鄭士龍主文符已卒夫人送硯于士龍曰此容齋意也自是例傳于主文者壬辰兵燹之後李德馨購得之傳之甫瞻甫瞻破硯亦失申欽主文用安東馬肝石作硯如故樣傳于金瑬張維再遇崔鳴吉代之將送硯贈一律云空門衣鉢有宗風藝苑

相傳事頗同妙手各拈銀珮律文心聊托石廬中齋盟再主槧前輩巧匠傍觀笑拙工從此騷壇信精彩朔方旗鼓得元戎（溪谷漫筆）

文可尚 仁祖乙亥宋相國文信公天祥十六世孫可尚居在楊子江邊補以漂風來泊殷栗使居恩津有詩曰流落腥塵萬事非聖朝文物要依俙江南庚信平生恨塞北蘇郎幾日歸三十年來風異饗八千里外月同輝華音已變邅衰鬢誰誰楊江舊布衣（記聞）

鄭斗卿檀君廟詩云有聖生東海于時並放勛扶桑賓白日檀木上青雲天地俟初建山河氣不分戊辰千歲壽吾欲獻吾

君氏帝王之興必有大異於人者類是夫 記聞

宗尤菴 顯廟癸丑賊鑴締結逆宗楨柟使賊宗靈林副正翼

秀上疏以 寧陵孝宗石儀罅漏譸張力請遷奉 上使大臣

與翼秀同徃奉審遂定遷陵之計又乘時倡言以己亥之不

卜水原歸咎先生嶺人張應一上疏論斥不遺餘力及承遷

陵誌文撰進之命上疏辭 上不許先生以時論之急雖有

難進之嫌又不忍不效於 聖考孝宗終事爲文告行于先考

妣墓又歷告同春几筵遂西上門人隨至龍灘江頭先生口

占一絶以別之曰落日褰年別蒼梧埜聖愁春堂一掬淚更

灑大江秋年譜(○) 肅廟甲寅有朴鳳祥者上疏攻斥関業家禮

及邦禮又以李公端夏所撰 顯廟行狀爲周遮 上優批
於是羣憾蝟起獻納李宇鼎正言睦昌明等首發迭論時鏞
穆超擢入朝大引羣不逞爲腹心掌令南天漢持平李沃等
益加搆誣百削奪之命乙卯正月南天漢李壽慶等又發加
律之啓並論同春及李草廬曰假借山林把握朝權專務樹
黨排擯異己乃有德源遠配之命先生自鎭川待命所即日
發行李公端夏迎拜于利川臨別先生贈詩曰不下鄒君淚
還深杞國憂云云踰鐵嶺有詩曰行登鐵嶺嶺巍我心還如鐵
縱乏呪之誠却耐西山皿回首望西方濃雲壅不決願言西
方人丹霞佩明月鏞等又欲成詩案竟不果年譜○鄭生祥龍

倡率湖南儒生數百餘人上疏以為當先生竄逐之初有星隕虹貫之變與慶元乙卯朱子請罷時變異相符極言伸理上大怒以為擬君父於宋寧宗之昏比大臣於韓侂胄之奸特命投北鄙生路過先生謫所而入拜先生奇其不挫以詩送之有涕令不獨崖州大倒屣相迎笑不堪之句上仝○肅廟乙卯自　慈聖處分楨柟等事凶徒忿懟且意　慈聖扶護士流大忌之乃弘瞻仁弘甫瞻之計鑴勸上照管　慈聖動靜字遠疏論　慈聖痛哭之事以為使不貳過壽慶又搆凶疏將請上與　慈聖異宮而居疏不果上而傳說喧騰又有朴瀗者上疏搆捏先生乃欲侵斥　慈聖誣及　先朝金公壽

惶上劄力卞請益盡誠孝又畧申先生之冤竟亦寘遂而去

徒悖亂之計賴以小沮先生聞之曰若無此一疏則時輩將

有認造（尹認鄭造）之事乃以書致意於金公又寄一絶云一柱亭

亭獨立時狂流亂觸未曾欹休言東魯斯文喪贏得千秋永

賴之（上仝）○肅廟戊午閔公鼎重因上疏辭職以誤薦鑴引罪

頗論鑴凶悖之狀先生聞之作詩以美之有天理何曾無可

陞此時猶幸有仁之反天開嶽裂轟雷斧白日爭看兕失林

之句時因審理南大諫二星等有收叙之命尹檃等放送旋

因臺啓而反汗蓋時輩激於尤峯之疏云（上仝）○（時先生在長鬐棘中）○

先是南人以庚申之獄惟柟堅竄覦非望罪止其身足矣猶

異弑逆尹鑴輩則謂被士禍而視清城猶豪負尹拯是權諰之婿拯之弟推卽李樹之婿權李則南人巨擘而權愭及李之子三達亦南人之最傑者也拯推與愭三達相處庚申獄所聞無非愭三達之言拯遂入其說以清城爲後日禍魁且自謂先生自巨濟來若聞清城事則必與清城爲異矣及先生上來聞獄事乃曰清城不無衛社之功拯果失睨大驚曰此爺所見何爲如此若從此爺必如畢齋之寒暄矣始生角立之心而不得援及得朴和叔顯有背叛之跡及癸亥先生以　太祖徽號事赴召至京邀和叔同入和叔曰尹子仁可招先生曰第招之和叔白　上招之拯來止果川羅良佐家

辭職不来和叔往見極極曰追錄勳削而後可以為事无能之乎和叔曰不能極曰外戚之黨擯而後可以為事无能之否和叔曰不能極曰今之時態異己者斥之順己者扶之此風除而後可以為事无能之否和叔曰不能蓋追錄勳指先南完寧也外戚指清城光城老峯也時態指先生也極曰此三事不除則吾無可入之路仍留和叔同宿三日盡道其所聞於愭三達之言以為若隨尤庵大禍將至和叔遂大惑喪氣而還先生已知其為極之所中也和叔乃不禀先生直入榻前力排徽號之議先生嘗一造和叔之廬其子恭殷以中國人誣訛 太祖之書示先生先生却之而歸曰不幸今日

後見王雩白是朝象日益乖張無望保合先生歸意日惡而
以　上意繾綣不敢决歸有時出遊以寫憂欝有一詩云出
郭心如馬脫羈帝城晴日射林霏臨流忽憶巴溪水石逕何
時袖手歸上仝〇先生入華陽與孫疇錫及門人權公尚夏李
公喜朝閔公泰重等校朱書劄疑仍欲更登俗離亭諸人發
行至空林寺先生有疾患獨自徑歸有諸君正有三湘興老
我空慚蹇眼昏之句〇肅廟己巳先生荐棘濟州時原鄕人
安瑕者上疏請黜栗谷牛溪二先生文廟之享又以先生亂
宗統動國本請按律館學疊諫又相繼請黜兩賢　上從之
先生聞之以為暮年光華又有却到津宮賸賚處泣殘餘涕

漫沾裾之句 仝上 ○先生次弟監正公始随先生入海室是病

劉辭帰先生不勝悽黯有魂断海門空極目不堪天末鴈行

聯之句 仝上 先生聞文谷金公受後命設位而哭有沃盥悲

風吹竹樹舟裏前後上天知之句 仝上 ○孝廟昇遐前一日先

生以吏判承召開政両適御寶未及下先生闕坐以睡似夢

非夢之間忽占絶句曰寶因前夜押下一句未記及御寶下

其封鑰所著 御押以、上疾大漸仍着前封之紙先生忽

心驚以動明日 諱音遽下 李樺語錄 ○尤齋古詩極好如憶昔

禁直日獨倚宮墻明 儲君授天札跪受盈両掬等句令人

可讀 任弘紀叢話錄 ○李敬秀問於先生曰趙顯期常言先生有

詩云社稷浮漚上朝廷大醉中罪伏圜籬之中作此譏世之
詩宋某所為殊甚駭愕云先生果有此詩耶先生掉頭曰誠
有如許詩句則趙之所謂驕騁烏得免乎但本無此句吾不
恨於趙也君何切憤之有趙必聞時輩僞謂吾詩而妄有此
譏也安延介懷乎 李敬考語錄 ○先生曰吾少時聞命於衛人人
皆不能知惟一人咏之以詩曰山河崎嶇路騎牛踏雪行蓋
所行之路既是崎嶇而所騎者牛也所踏者雪也正是形容
吾窮相也 語錄 ○崔慎問先生堂號何意先生曰非吾自作少
時與金台益徵相下論各自為是不相屈金公曰君有堂號
耶吾對以無有金公曰言當寡尤而君言多尤余吾以尤字

作君之歸其警省而沒之也余曰羨歸吾可辭其後金公書以此稱之自是士友閒書札皆用之所謂長假成真也然先生平日未嘗自稱其歸至其未秋在巨濟謫所次康節首尾吟第八韻送晦錫詩方自言尤翁非是愛吟詩也崔愼語錄○肅廟己未吳始壽言李惟泰號草廬字泰之改前見以三年服制為是宜解謫 上許之庚申草廬上疏以為先生之論與己同以孝廟為適統也 上命釋先生自巨濟移配清風蓋草廬初錄己亥禮論一統質之先生先生為加點化而其下端曰湯武以諸侯為天子則當以諸侯待之耶當以天子待之耶謂當以適統歸之而不可謂非適也先生畧過而不論其後時

葦擾此謂草廬波前見而草廬則謂先生同己見也實不同也先生既解謫歎曰天恩雖罔極而乃與恭之分利害不如枯死海中乃有詩云聖德寬臣海島囚鯨波重渡溪難流惟茲舊 要同利千里山川摠帶荖聞記○先生於丙寅年有詩云歎息叔公十四春遑遑尼父泣麐身以自悲尼黨聞而蔵之至戊辰始出之以為令年是 聖上十四年肅廟而謂先生以叔公比當今也謀起大獄既而不售云聞記○賊鑴請於經筵句着朱子註云云李亨稷詩有考亭遺緒更無傳之句先生次之云高明廣大爍嵬然晦父文章浩浩天楚楚蜉蝣休撼樹淵源自是仲尼傳聞記

宋同春先生之外孫女鄭驪陽府院君閔文貞維重恩城府夫人宋氏所生也生有異質先生以詩嘉之曰父母教訓早聰明爾性然及長歸于李公晩昌生子縡鄭陶庵文正公也 記聞

○壬子元月十一日夜夢侍退溪先生聯枕從容承誨感而有作云平生欽仰退陶翁沒世精神尚感通此夜夢中承誨語覺來山月滿牕櫳是歲季冬先生易簀異矣 記聞 ○諱浚吉字明甫號同春堂恩津人官進善吏判贈領相謚文正配孝廟及文廟而朝師傅

俞市南尤齋答李季周書云市南以斥和見謫蒙放後仍有叙復以屢辭為未安暫謝騎省而歸歸路見訪有詩云儕流款款要同趣山友招招懇不歸此實吾人今日真境也 記聞

李端夏公為北評事尤齋與書云聞北人愛俞友市南名棨無異潮

韓信否如有可微者幸錄示曾聞彼中有　外怒聲聞

瀚海雪中愁色見陰山此果如是否鄙叔父赴高山時新畫

贈詩云慣送親知作北行送君仍代趙飛卿升沉一任鑪錘

手莫學騎曹傲吏名此宜為執事誦也又東岳大爺與諭人

詩長白山前九關路大明天下一書生令人灑然也又鄭君

平送人詩元帥臺前須飲酒鬼門關外莫吟詩此雖絕好然

未免有因憂愁有放浪意矣執事必有所擇也記聞○字季周德水人

號畏齋官文衡右相謚

申翊全　李廟辛卯趙貴人之獄趙貴人仁祖後宮其子崇善君澂申公翊全婿也其女

孝明翁主自點孫世龍妻金自點以連姻闔家就戮而中公亦與之連姻故其家朝夕待禍縉紳大人與僕下賤一口誦之曰中公善人也必不作過於宮中矣又曰中公而不免禍則天道不可恃也獄竟果無一毫之累余見小說楊國忠以貴妃兄自知不免於禍窮奢極侈乃至家亡國破而後已使國忠操心如中公則安知其能免其禍也中公之卒也先君翼憲公鄭太和字囿春仁祖己巳文朝官領相號陽坡東萊人孝廟以詩輓之曰少日趨庭學禮詩亞卿榮官際明時身名自保憂疑地恭謹終為福祿基駒隙忽踰知命歲驪門令屬克家兒瀛奎墨跡猶如昨裏淚空道字字垂蓋多其謹慎也先君有內賜瀛奎髓中公題目故及

之東平尉鄭載崙公私聞見錄 ○ 字汝萬欽子仁祖丙子文叅判號東江平山人

金希振清陰三從弟元之子也嘗受學於清陰朝夕侍側及清陰北行乃隨至坡山清陰命落後以詩贈之曰我心如古鏡君意似流泉古鏡磨愈瑩流泉無斷漣壬午清陰出任龍灣單騎往拜後清陰又北去未還而先歿清陰甚傷惜之李傳 ○

尹宣舉 字伯起安東人

尹宣舉會尹鑴于東湖論未發之說時鑴自鄉入京公以為此非為士守靜之道也與詩云聽說傾都首衛寶何如七里臥嚴灘累以為戒而希仲 字鑴 竟不從以至於敗云年譜 ○ 答俞市南 棨 及鑴書云往來長路雪霏霏此日行裝未自期没世不

能忘恥字告君非敢飾曼辭田間畢義臣心定江外陳情物論歧從此生負擾死罪歲寒幽抱蟄龍知希意以為丁丑事不必引為罪累必欲陳情則寧可入陳云至有大讓小辭如慢如僞等語蓋謂心有所主而引他辭以飾者然矣此即答其書中之意而美村方以辭疏稱死罪臣故云ㄴ字吉甫號美村又曰魯西坡平人八松尹煌之子牛溪婿官執義諡文敬

李冕夏澤堂之長子也早登科不樂仕宦志于學嘗題新曆曰二十九年非從茲願一復又曰洗濯身心日新又新成一箇仁同萬物春此其用力存心之大畧也李〇字伯周又云從傳周文官僉揆德水人號白谷辛年三十

肅廟 正宗丙午同敎尹光紹疏云臣之年前一疏重被鋒鏑
臣不欲一一對理而第相臣以臣疏中特書諡號及先正直
驅臣於誣聖罔君之科夫諡號後官日並爲下批至先正二
字先王臨筵語及非止一二蓋 肅廟乙未間特製二詩
題以追惟先正臣尹拯作詩曰儒林尊道德小子亦嘗欽生
三雖事一自有輕重殊及御製印出先正二字宛在編中云
云判府事金熤疏曰小人無懼百倍儒生尹光紹之疏後出
乃引乙未宸章要作藉重自卞之資至曰先王有所受上而
誣 肅廟下而欺 殿下辱斯文欲使丙申處分被其掀倒
林撥於一筆驚說之中渠家傳法本自如此豈可以丙申以

前之宸章掩翳丙申以後之處分尤可痛者 先朝所以
處尹極父子未盡如丙申之隽者特以時措之義深軫調劑
之道亦何嘗於綵綸之間假以二字之號乎至於不載寶鑑
之聖意有在襲用臣言而意則一反此與辛丑凶徒非先王
本意之語同一意脈云云批曰曷云當寺寧或啓之 聖祖
垂訓炳若日星小子嘗所服膺欽佩 正廟記事
尹景積以門戶衰替屈首為公車業文辭淹博屢見躓不第與
歸樂李公晩成友善同上重興寺夜酌公詩有云南郭書生
期擢第西郊學士說休官上句自嘲也下句指李公也公之
子進士志述字克彭當 景廟壬寅坐直言被極刑公之婿

閔公遇洙往拜公辭氣慷慨義理明白無一毫隕穫之色閔

公退而歎曰偉然真丈夫也 闡記 ○字李輝崇原人藩司禦号一默軒顯宗壬寅生

英宗甲子五月十六日 上語藥院都提調俞拓基曰昨夜予

無寐出坐戶外而忽然生出意思吟成一律付諸壁上宵鼓

後就寢天明始起還覺好矣仍指壁上曰今之世道正如詩

中意也在廷諸臣謂予今已快復故欲使知之而仍欲長久

靜攝矣詩曰閱歷艱辛幾歲洮人心世道日愈深予今欲問

調將事笑指浮雲後指心其下小識云慨然時事推枕起坐

題詩以付 闡記

南玉五六歲時有人指初月使之作句即應曰無點心字同由

是才稱蔚然終成巨儒 記聞

林配室自號龍村處士不獨明經修行詩亦奇爽與安處士錫徵齊名其龍門山讀書詩云雲端踈磬喚人醒曉起開門月滿庭雉者往焉山雪白鷄之鳴矣寺煙青朋倚散落依孤佛事業蕭條守一經誦罷西銘還獨笑天邊相照兩三星 清脾錄

崔成大梨花庵老僧歌云吳王者戲泣椎結錢叟為僧托麟筆我東先輩每於中州事率因風聞而不詳實蹟所謂吳王者吳三桂也錢叟者錢謙益也謙益三桂俱以降虜白首無聊一則雖托義舉而大號先僭一則寓意篇書而大節已虧雖欲巧逃後世之誅貶人孰信之吾東讀凡事物之點點者稱

朦朧春秋東人喜談春秋而朦朧如是類者多豈不爲滿人
之所笑也 熱河記
正宗丙辰綾恩君具允明致仕疏批曰卿年近九耋登第又六
十年資至輔國秩視大臣四代同朝祿在五世卿之周甲所
得之曾孫柑榜接武卿子重臣掌中權而叨文任再明年臘
卿可作儀於耋筵遐壽純嘏識兆溢美際見卿疏特許所請
宣麻後 御製詩云生老昇平九十年福星長照北辰邊華
御吏許㦿三字好做清朝地上仙○展拜皇壇下 御製詩
云玉輅東巡悅若親依〻檀木寄王春山河極北淪諸夏牲
醴音東享肆陳數十犧經擁日月三千蝶域蔡冠中齋衣甫

穆鑒如水萬折餘誠志事遵 ○乙卯春傳曰江漢浮浮武夫
滔滔滿花鋪錦汀柳吐絮習戰於昆明講武於望遠此政此
時日前點閱八方船隻為三百數十餘艘足可用於尖札隊
伍克詰之舉水陸無間而近日之專於陸而忽於水實非並
行之意明日臨御清樓望海門以試其坐作進退之節五江
船渡別將等各鎭管下軍兵公私船隻會待風月亭前洋事
分付大臣玉堂劄請寢不允及幸御清樓下 御製詩云南
出清樓意豁然杏花春酒大江前笑看多少迷津客盡日迴
遑水一邊于檀錦纜畫圖間簫鼓中流任往還藕子千秋先
獲我相逢有味是倫閒 為見江華謫 裀汝有是事 ○戊午領府事洪樂性

出往江亭賜 御製詩曰人瑞編中最上頭好將洪福賛皇
疇蒼顔白髮遲遲日丹木黃花艶艶秋平地神仙添海屋曉
天綵管開江樓吏首八十城西老車馬應從綠野遊仍別諭
曰卿國之元老也福如郭令公壽如文潞公園林鍾鼓頤養
有年神米滋潤步履益康秋高日佳携諸子童孫便輿詣江
亭之遊真稀有之盛事也遂令史官詢問起居兼付一詩仍
要蔡判府賡之 ○ 乙未移建敬奉閣于皇壇之傍 御製詩
序云閣舊在西闕一曰敬奉一曰欽奉閣之設所以尊閣也
卽我 寧考義起之盛典也皇朝誥勅自高皇帝洪武二十
五年體天牧民永昌後嗣之詔至萬曆顯皇帝新修會典及

出師平倭之詔隆恩浩溢東薄于海海外方數千里喙息跂
踵凡有血氣之倫莫不感激愛戴如天地焉顧今時移事往
冠屨易置皇華蓼蕭之詩不復出於東土而紫泥黃帕之為
萬世珍藏者尚不免皇輿之蒙塵今闕之所揭奉高皇帝以
後御書御畫諸本誥命印本而金章寶墨光榮燭地自今人
瞻望徊徨不審若曲阜鳥號之遺也棿院圯而閣惟巋然每
過此懍焉以傷是歲七月二十有一日晨朝祗謁皇壇遥拜
顯皇帝諱辰仍命有司移構於壇西而越三日移奉誥勅于
齋殿不日而成揭奉如初遂與提督後孫三學士金文憲文
正鄭文簡家人禮拜門邃列泉陛級重〻恍然若下拜登受

西顧周道有涕沾臆玆賦近體一首以識尊王之義云云詩曰江漢朝宗萬里濤皇恩浩蕩泣攀毫唐堯並立山河鞏周稷重光日月高草木皆知今鰈域風雲猶帶舊龍袍昭回北苑瞻新搆萬世吾東奉赤刀○己未 上曰户議洪樂恒年過七十而其父崇政洪緯浩年爲九十二歲命先擬知事明年回榜老人前同知洪綠浩依乙卯洪孝安樂性回榜例親臨賜花牌緯浩入侍日賜 御製詩曰老人星見斗之南玧得兒年七十三朝拜龍樓仍献祝册儲今日壽多男（己上正宗記事）

嚴璹 正廟丙午献納李師濂疏曰故相臣金尚容江都死節忠義炳烺而前沁留嚴璹詩有云誰禁提携親樂巷徒聞抗

慨曰燒樓梢生幸免為停尋等死那無若偶着云、顕加毀
作宜示削版　批曰事屬文字闘疵類而關係則不輕宜問
于大臣處之領相鄭存謙請依臺言允之嚴璹卞疏云原其
本事不過度甲津而思丙亂追恨滿城人士不能倡衆禦賊
及其事去之後明白立懂如故相者無多一時興感口呼成
句初非有意傳之者譸張傅會謂之譏侮故相豈非意慮之
外乎夫梢生等死指其當時徒死無聞者之歎惜以承首句
壯士無謀之語及撤頭撤尾只以兩聯傳說有若寄為故相
而作者云云 記事
朴趾源字義齋號燕巖為古文詞才思溢發橫絶古今時伴平

遠山水疎散迷逈優入大米之室其行書小楷得意時作逸
態橫生奇奇恠恠不可方物嘗有詩云水碧沙明島嶼孤鴻
鵠身世一塵無亦知其詩品入妙但矜愼不出如它龍圖之
笑比河清不得多見可恨淸脾錄○九日詩云霜鬢爭誇步傑
飛三清雲水望中微半酣爲問楓何似蜺節眞堪菊與愽宋
洞花餻哈古事畫圖風帽媚秋輝婆娑又得今年健千仞崗
頭試振衣唐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餻字以五經中所無輟
不復爲故宋子京詩云劉郎未敢題餻字空負詩中一世豪
云云記聞○從使者入燕須有稱號譯官稱從事軍官稱裨將
閒遊如余者稱伴當國言羅魚稱盤當盤與伴同音也旣渡

鴨綠江則所謂伴當銀頂翠羽路傍觀者稱鰀鰀蓋武夫之別號也所過村坊小兒齊呼哥吾里来哥吾来者高麗来也余笑謂同行曰乃變三魚在道稱伴當節蘸魚也渡江以来稱鰀鰀亦魚族也胡兒呼哥吾里是洪魚也人皆大笑因口呼曰翠翎銀頂武夫如千里遼陽遂使聿一入中州三變號鰕生從古學蠡魚熱河記

○潘南人蘆郡守能文

李德懋嘗有詩云丁寧有眼堪千古珍重知音只數人林龍村處士見此笑曰知音幾人也多可謂有福之人也余對以知音知己有分數龍村頷可蓋知音自子期伯牙而虞翻曰願得一知己而死司馬子長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皆千古斷

膳事也舒瞻字雲亭遼陽人乾隆己未進士有詩曰人生難得惟知己天下傷心是別離蔣文甫題顧文寧海粟集曰不作廊廟歎云是騷人詞寫出肝膽語願得知己知不得知己知甘受他人嗤林佳璣字衡者詩云干戈亂後無知己筆墨焚餘有故人法若真字黃石詩云論古存知己談心誤半生大抵知音與知己有異知己即與知心相同而知音者能相知文詞技藝而已然前人以知音知己渾稱者多誤矣清脾錄

○李某字仲牧薑山之從弟也余嘗愛四月暄和濃綠天氣駘宕而未得相當之句及見仲牧詩云綠陰渾含得黃鳥四隣飛斯豈非四月天氣乎人莫不月月作詩讀其讀端的指

意為某月者甚難惟仲牧之請謂之詩之月令可也仝上

柳得恭入瀋陽時有詩云紅粉樓中別莫愁秋風胡騎出邊頭畫舡簫鼓無消息腸斷淸南第一州余浪咏數回獨自大笑曰此出疆人謾作無聊語也安有畫舡簫鼓也哉熱河記

○沁都詩云蒙麗戰伐殘更雨滿漢旌旗浩刧灰蒙麗枯冢古與高麗也麗本音高麗之麗音離心溪嘗謂柳曰高麗之麗平原人雖以離讀本國以厲讀則為詩不從平聲未為不可余亦以心溪言為是高麗人自稱取山高水麗之義則不從平聲可也然高句驪之驪音離王太祖建國號曰高麗截去句字又去驪之馬傍則本音離也前史亦稱高句驪曰高麗則

未必王太祖劉禰也 清脾錄

尹氏即張氏之婦也早孀未嘗以文辭見於人及臥病臨化忽吟一絶曰笑簪城裏玉簫聲十二欄干瑞露生悵憂忽忽天欲曙半窓殘月花枝明毫無烟火之氣可異也 記聞

宋一美有詩才偶作隱居詩云滿園熟果秋常有臨水寒松夏本無晏至一處有一傾然丈者招延而語曰我陸放翁也君生於東方能學吾詩且君之才可與言詩者吾甚可嘉然君所詠詩句有疵吾當點綴而斤正君須勉力焉宋生逡巡丈者曰秋常有之常字改以專字夏本無之本字改以欲字則渾圓無欠矣因欠伸而覺語甚歷歷云事近妄誕宋則一時

寸士也記聞